

# 威勒比的金色大厅—— 诺丁汉自然历史博物馆(沃伦顿大厅)

王琦 Dr. Adam S. Smith [英]



## 女王的行宫

Queen's Xanadu

沃伦顿大厅(Wollaton Hall)位于英国诺丁汉市西面三英里处的一座小山上,因毗邻山坡下的沃伦顿村而得名。这所华丽的大厦连同其周边790英亩土地均属于显赫的威勒比家族。尽管家族子弟们被册封为米德尔顿男爵,但他们的祖先却是靠着开采诺丁汉郡丰富的煤矿而掘得其

第一桶金,是个不折不扣的煤老板。

1559年,年仅17岁的弗朗西斯·威勒比爵士(Sir Francis Willoughby)刚刚因为其兄长托马斯·威勒比(Thomas Willoughby)的中暑早逝而意外继承了家族的巨额遗产。这位继承人虽然少年却不失老成。他不但能够将家族的煤矿买卖经营得井井有条,从而可以维持着自己贵族的生活方式,而且还酝酿着一个更加宏伟的计



以绿色为装潢主基调的沙龙



空空荡荡的览景大厅坐落在建筑顶部

划——为时任女王伊利莎白一世修建一栋行宫来表达自己的忠心。大厦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罗伯特·斯迈森 (Robert Smythson) 来主持设计，极为壮丽恢弘。

在工程开工8年后的1588年，生活在英格兰诺丁汉的人们终于目睹了这座瑰丽大厦的落成。在外部，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掌控着整体建筑构图。四角的塔楼拱卫着中心高耸的大厅，远远望去中轴对称，庄严华贵。建筑四面繁雕冗饰，屋顶烟囱林立，细节十分丰富。而整栋建筑则由来自东部林肯郡的淡黄色安卡斯特石灰岩建成，在英格兰灿烂的阳光下犹如金铸一般赫赫生辉。在内部，一座尺度匪夷所思的高大中庭控制着整个空间布局。中庭长10米，深7米，高达17米，是在欧洲范围内都少见的高大尺度。除四个角楼外，整个建筑地上部分大体分为上下两层，

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大小空间均围绕着中庭布置。这里拥有前后两座大楼梯，分别为前后两边提供垂直交通联系。而其前半部分在功能布置上偏于外向，房间均由红色作为主色调，气氛活泼张扬；后半部分则在功能布置上内敛含蓄，房间色调也基本以绿色为主，气氛恬静私密。最神奇的是中庭东角有一座暗藏在墙壁内的狭窄旋转楼梯，能够将人引入中庭之上的览景大厅。这里是整座建筑的最高处，与中庭进深开间相同，十分开阔。其四面均为高大的玻璃窗，站在这里，周围的美丽景观一览无余。然而由于上下交通极为不便，地板结构也不是特别结实，这个大房间里竟从来没有安置过一件家具，空空荡荡地闲置了四百余年，只是被历代威勒比们用来向自己的客人炫耀沃伦顿大厅周边那广阔的领地罢了。

为了能够在未来邀请伊利莎白女王光临诺

丁汉，弗朗西斯不经意间建造了这座日后被史学家们誉为英国最美文艺复兴建筑的大厦——尽管女王从来没有驾临过沃伦顿。

#### 从贵族宅邸到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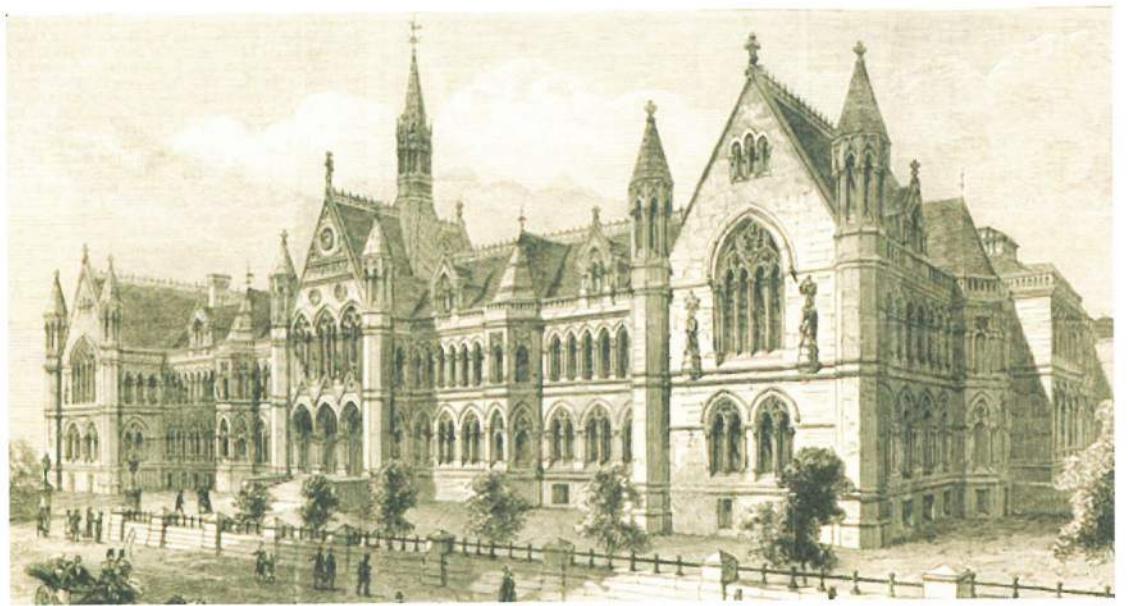
#### From A Nobleman's Estate to the Public Museum

在建成后的近300年间，沃伦顿大厅见证了威勒比家族八代人的兴衰起落。直到1881年，第八任米德尔顿男爵——亨利·威勒比老先生觉得自己的领地距离正处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之中、嘈杂吵闹、飞烟扬尘的诺丁汉市中心实在是太近了，不利于身心健康，于是决定搬家，并把沃伦顿地产挂牌招租。可惜当时能够租得起，且愿意租的人并不多，沃伦顿的房产之后一直空闲到1925年，才由诺丁汉市政府 (Nottingham Cooperation) 出面将大厅作为建筑遗产买下，并随即将其定位为当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用

来容纳原本位于诺丁汉大学学院大楼西翼免费博物馆内的早已拥挤不堪的自然历史类收藏。事实上，早在1919年，老旧的免费博物馆已经不堪重负，很多标本被临时存放在了位于卡顿路

(Carton Road) 的分馆图书馆里，因此沃伦顿新博物馆的成立可谓雪中送炭。新博物馆的首任策展师 (Curator) 是约翰·韦斯利·卡尔 (John Wesley Carr)。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是他亲自将首批展品从诺丁汉大学博物馆挪到了沃伦顿大厅。1926年10月28日，诺丁汉市市长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剪彩。在开馆后的头五个月里，就有18000余人前来参观。

在西欧历史上，从私人官邸、贵族城堡或皇家宫殿转变为博物馆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是与诸如英国伦敦塔和法国卢浮宫等大型博物馆相比，沃伦顿大厅的空间不仅相对狭小，而且局促难



19世纪的诺丁汉大学学院大楼，现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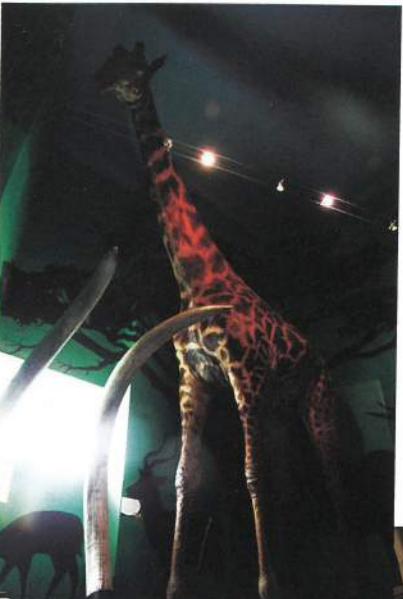
被用作自然历史展廊的中庭老照片

用。然而，诺丁汉的百姓们却对属于自己的这所小博物馆宠爱有加。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沃伦顿的历任策展师与工作人员们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将这座府邸打造成了拥有六个主要展厅，近75万件藏品的顶级地方博物馆。事实上，博物馆内展厅的空间组织与使用自建馆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最初用于自然历史类收藏的展厅面积曾经远远大于现在的布局，但后来部分空间被慢慢改为更为灵活的公共活动场所。

如同大多数英国博物馆一样，沃伦顿大厅是免费向游人开放的。拾阶步入入口门廊，人们便被自然而然地引入到正前方的高大中庭里去。中庭本身曾经在近一百年的时间中被用作自然历史展廊。由于其特有的高大尺寸，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展品均曾在此展出过，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大象头骨、长颈鹿，以及大猩猩乔治，等等。在1988年，为了能够将这里作为一处具有更多功能的空间来使用，并同时尽量展示其特有的建筑艺术魅力，博物馆特意将展品迁出，使其保持为空置的状态。平时，不少临时展览和公益活动都会在中庭



The museum giraffe that needs a new home



曾经放置在中庭的长颈鹿标本现在已被挪到了二楼非洲厅



如今的中庭被用来举办各种不同的活动，诺丁汉大学建筑系研究生设计的中国带羽毛的恐龙展览策划方案于2014年夏在中厅内公开展出

内进行。2013年秋天，笔者所带领的一个硕士研究小组为沃伦顿大厅设计了一组有关未来恐龙特展的建筑及展陈方案，旨在把近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发现的一系列带羽毛的恐龙介绍到诺丁汉来。而在2014年夏，这组方案在沃伦顿大厅中庭内公开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展示。在展览期间，我们发放了600份调查问卷来询问公众对于未来恐龙展的态度。当然其结果不言而喻，多达95%的民众对此表示了热情的支持，而仅有的几个不赞成者也是本着对沃伦顿大厅历史建筑保护负责的态度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有了民意的支持，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带羽毛的恐龙真的会来到这里，成为沃伦顿的新星。

#### 多姿多彩的展厅

#### Diverse Galleries

从中庭东北侧的小门转出，便会看到位于建筑前部的红色大楼梯。这里虽然不是一处特定的展览空间，但楼梯两侧却被策展师见缝插针般地



印度狮标本在1967年由策展师西里尔·霍尔顿(Cyril Halton, 前者)和标本师唐·夏普(Don Sharp, 后面着白大褂者)等运入沃伦顿大厅

塞下了几处颇有价值的展示。

楼梯右边是一具采集于1935年的印度狮。它来自孟买地区,由贝尔珀尔爵士(Lord Belper)赠送,算得上是博物馆里的当家展品之一。而在楼梯左边的展品则更是价值连城,那是著名的布拉施卡玻璃模型。在19世纪欧洲的主要自然历史博物馆圈子里,德国玻璃匠人——利奥波德·布拉施卡与鲁道夫·布拉施卡父子(Leopold and Rudolf Blaschka)几乎是无人不晓。他们所制作的玻璃海洋生物模型曾被欧洲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由于其高超的制作工艺与严谨的科学写实风格,其作品被称之为“科学领域的艺术奇迹,艺术领域的科学奇迹”。1890年,当时仍位于市中心的诺丁汉自然历史博物馆购买了71件玻璃模型,并开始向公众展示。在博物馆搬到沃伦顿后,这些精致的海洋生物模型也一道被搬入了大厅,并一直展示至今。

红色大阶梯的旁边便是位于博物馆一层的唯一一处自然历史类展厅:被誉为“弗朗西斯遗产”的鸟类展厅忠实地保持了20世纪初刚建馆时

的展览风格,古朴深沉,从未改动。

鸟类标本分为两部分展示。一部分是围绕着展厅内墙面设置的一系列精美绝伦的鸟类生态全景窗。它们虽然不大,却个个做工精细,准确地还原了不同鸟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场景,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参考价值,而且在艺术造诣上也非同凡响。

另一部分展示是位于展厅中央的一系列大展柜,这里不但有体型较大的鸟类标本,也包括好些个观赏鸟类艺术盒。许多参观者可能不知道,就在这几个展柜中,竟保存着一些非常珍贵的标本。事实上自从1927年起,博物馆就开始从社会上吸引大量捐赠展品。在首批捐赠中包括探险家曼斯菲尔德·帕金斯(Mansfield Parkyns)曾于184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地区采集到的一批鸟类标本,其中包括一只珍贵的鲸头鹳标本。这是有史以来被带回欧洲的第一对鲸头鹳标本中的一只,而另一只则由著名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展出。1929年,另一批采自南美洲的鸟类标本被加入馆藏,这些标本连同之



鸟类展厅

前收集的鸟类标本一道组成了如今“鸟厅”内的馆藏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精致的全景窗与栩栩如生的标本竟然全部出自沃伦顿公园的一名学徒园丁之手。在1927年,年轻的伦纳德·王尔德(Leonard Wilde)匪夷所思地从一名花匠转型成为了博物馆的标本师。而在随后的

1930~1940年代,他用自己做园丁时所练就的对自然场景的敏锐把握与细致观察创作了如今能在鸟类展厅内看到的大部分标本与全景窗。而自此以后80余年过去了,这些展窗不但依然在展厅内扮演着主要角色,甚至已经演变成了沃伦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内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

穿过鸟厅,就是建筑后部的绿色大阶梯了,

王尔德制作的部分全景展窗





银背大猩猩乔治



正在展示黄昏时间的全景展窗

从这里拾级而上，便可来到二楼的一系列展厅。左手侧为非洲厅。这里是沃伦顿唯一一处以特定地域为展览主题的展厅，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对于一个地方博物馆而言，已经难能可贵。其实从1930年代起，沃伦顿就依靠民间捐赠逐步拥有了一系列质量最好的非洲动物标本，其中包括猎豹、斑马、犹猪、瞪羚、鸵鸟、长颈鹿、山地银背大猩猩、非洲象头骨，以及一对大象牙，等等。而银背大猩猩更是这诸多标本中最古老也是最为珍贵的一个。

沃伦顿人都喜欢将这只大猩猩昵称为乔治。其实乔治在馆里比任何人的资格都要老。它在1878年以当时市值80英镑（折合现在约5000英镑）的高价被从巴黎标本师瓦瑟尔（Monsieur Vasseur）手中买下，来到了诺丁汉，而在那时，亨利·威勒比男爵还没有从沃伦顿搬出去。它是诺丁汉，或可能整个英国有记录的最早的一件大猩猩剥制标本。时光如箭，135年过去了，乔治静静陪伴着诺丁汉六七代人的成长，虽然搬过好几次家，但从来没有从展厅中缺席过。自从诺丁汉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被挪入沃伦顿大厅，乔治也来

到了这里。现在，他依然是沃伦顿最吸引人的明星暨博物馆的官方吉祥物。它甚至有了自己的推特——@George\_Gorilla on Twitter。

非洲厅里只有一个全景展窗，展示的是非洲稀树大草原上的一处小水坑及其周边的场景。在自然界中，作为动物们不多的饮水地，这类小水坑往往会吸引各种不同的种群，因此是在一个较小场景内集中体现非洲生物多样性的绝佳选择。这个场景展窗很小，总共大概只有20平方米，中间留有一条过道让人们通过。但就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策展师巧妙的布置了11个不同的物种。而更令人称奇的是，为了使观众能够领略到时间的变化，景窗内的灯光效果每几分钟就会发生与自然界相对应的变化，从而可以使人们领略到非洲大草原从黄昏到夜晚的场景。这一设计在技术角度上并不难，但策展师的良苦用心却令人赞叹。

穿过非洲厅，进而沿着二楼跑马廊顺时针绕过中庭，便回到了整个建筑前半部分。依然遵循着前红后绿的原则，首先与游人们相遇的威勒比厅也是被装修成了纯红色基调。在这间器宇轩

昂的大厅的左外侧角落里，隐藏着一道不起眼的小门，门内则隐藏着一间很有趣味的展厅——“自然纽带”（Natural Connection）。

这里并不大，只有三两个传统式的展柜，里面密密麻麻地混杂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展品，既不遵循分类原则，也难以说谁是重点。然而有趣的是，这看似杂乱无章的展品并不是随随便便放进来的，它们中每一样都和一位诺丁汉的普通市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个标本背后都有着一段与诺丁汉或英格兰中东部紧密相连的有趣故事。诸如发现于诺丁汉北部曼斯菲尔德格里高利采石场（Gregory Quarry, Mansfield）的神秘二叠纪动物脚印化石；发现于诺丁汉郡，交由15岁的中学生学



神秘的二叠纪动物脚印

习的猛犸象牙齿；在1998年被冲上诺丁汉东临林肯郡海岸，后被交给诺丁汉大学教授研究的大翻车鱼，等等。正如撰写在展厅墙面上的题头中所说的：“观众、博物馆员、艺术家，以及野生动物爱好



“自然纽带”展厅



昆虫厅



“闹哄哄”展览细部

者们都会在沃伦顿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然纽带。”这其实就像沃伦顿大厅之前的主人——弗朗西斯·威勒比爵士所践行的一样。他本人就是一位17世纪的自然历史学家，并将自己一生都投入在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上。如今我们知道，包括弗朗西斯·威勒比在内，自然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都会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界，可事实上只要肯用心钻研，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做出同样重要的贡献。

穿过威勒比厅继续向右顺时针游览，就是昆虫厅了。这里的实物展陈比较丰富但也相对平庸，既有普通标本，也有竹节虫与马达加斯加大蟑螂的活体展示箱。然而与这些较为常见的展示相比，此处最为独特的展览反而属于艺术范畴。2012年，毕业于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艺术家安娜·科莱特·亨特(Anna Collette Hunt)基于诺丁汉的昆虫类收藏创作了名为“闹哄哄”(Stirring the Swarm)的大型艺术展，包括了10000只各不相同的瓷昆虫。它们虽然造型略显拙朴却不失灵动，成百上千个聚在一起看上去也颇有气势。这一艺术品最初在诺丁汉城堡博物馆(Nottingham Castle)内展出，后于2013年被挪到了沃伦顿的昆虫厅。有了“闹哄哄”的瓷虫子，科学与艺术便在这里产生了有趣的对话。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从貌似艰涩的科学知识中抽身出来，欣赏一下仅属于普通日

常生活的工艺品，倒也是一种别样的学习。

与昆虫厅相邻的是一个小小的临展厅。根据不同的时节与社会活动，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策展师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与动物学策展师西拉·怀特(Shella Wright)会适时变换展柜中的主题。据亚当·史密斯介绍，这至少可以为藏在三个塔楼内的365000件无脊椎动物标本、96000件植物标本、40000件化石标本、9000件矿物标本、6000件脊椎动物标本找到一个轮番上阵的机会，否则许多珍贵的展品也许永远要在储物架上落灰了。最近的展览主题是“渐渐凋零——濒危动物”(Going Going Gone-Endangered Animals)。在一处大约4平方米的展柜中，精心挑选的一些濒临灭绝动物的标本和业已灭绝动物的化石得以集中展示。别的且不论，当我看到那具被称为“东南亚最美丽的鸟类，传说中的凤凰”的百眼雉鸡的标本时，便对沃伦顿这个地方小博物馆内自然历史类收藏的广度与深度赞叹不已了。

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是“地球的宝藏”。虽然与其他展厅一样，这里的展陈布置精致紧凑，但却还远远没能全面反映储存在沃伦顿塔楼里的那些宝藏。亚当·史密斯告诉我，通过细致的评估，他认为塔楼里的化石藏品完全可以部分组装起一具鱼龙骨架和一具蛇颈龙骨架。然而多少年来，博物馆没有人力，也没有经费去把这些



“渐渐凋零——  
濒危动物”展柜

必定会轰动周边社区的展品整修、货架、展示出来。作为新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策展师，史密斯希望未来能够申请到足够的经费去把这些令人振奋的骨架组装起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那沃伦顿将会成为英国为数不多的、拥有完整史前动物骨架展示的地方博物馆之一，进而便可以与莱斯特自然历史博物馆、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曼彻斯特自然历史博物馆等一线地方博物

恬静的沃伦顿公园



馆为伍，这实在是令人期待的。

### 展览无处不在

#### Exhibition Everywhere

由于沃伦顿大厅之前的主人——弗朗西斯·威勒比爵士就是一名自然历史爱好者与研究员，因此在变成博物馆后，沃伦顿的一条基本策展原则便是鼓励人们自己去探索身边的自然世界。而在这一点上，沃伦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如在文章开始处提到的，作为曾经的贵族府邸，沃伦顿大厅不仅仅是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还坐领着周边广阔而美丽的园林。其间，延绵不断的草坪、密密匝匝的树林、临风乍皱的湖水、争奇斗艳的花圃，以及疏落交错的小径构成了一幅优美恬静的英式山水，秀得四季如画，引来游人如织。如今作为博物馆，沃伦顿便自然而然地

将展览功能延伸到了室外，尽可能地利用其优良的自然环境来形成沃伦顿自己的生态圈，从而使游人们能够在广阔的自然环境中一边游玩，一边自己去实践，发现自然的奥秘。于是，林间空地处，可以和悠闲踱步的马鹿群不期而遇；湖畔草坪上，可以坐赏天鹅、加拿大雁、麻鸭、水鸡、海鸥、灰鹭等诸多水禽；树顶枝头间，松鼠、鹰隼、乌鸦，以及多种多样的雀鸟飞舞腾跃；灌木草丛中，则是兔子、獾、狐狸、鼹鼠等小型哺乳动物的藏身之处。在建馆后的89年中，一代代的诺丁汉的孩子们在这片田园牧歌般的绿洲中阅读自然，丰富知识。

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展览无处不在”的理念暨鼓励人们去认识沃伦顿公园内的这些“自然居民”，一处最新的永久展厅——“沃伦顿的

野生动物”在2014年初夏竣工开放。这一展厅位于大厅西边山脚下的三进红砖院子里。与豪华的沃伦顿大厅相比，此处的建筑风格显得颇为简单实用。而事实上这里在历史上就是马厩与仓库，是沃伦顿大厅的服务用房。如今，围绕着院子的大小房间被用作博物馆及公园的管理与服务区。原来的库房与马厩都被改造成了咖啡厅、商店、临展厅、仓库，以及诺丁汉工业博物馆等，具有不同功能。由于其内部空间错综复杂又相对宽敞，在展厅面积有限的博物馆现有建筑里，这里是唯一有可能靠挪挪蹭蹭挤出新展览空间的地方。这也是新展厅为什么定位在



马厩中的许多空房间都被用作标本库，您能想到拱门左侧的小黑门后面藏着一具河马标本吗？

沃伦顿公园中的马鹿群





“后花园生物多样性”展窗



“沃伦顿的野生动物”展厅

这里的原因。

穿过纪念品商店便可以来到展厅。用大块的颜色装饰起来的展柜清爽醒目极了，采集于沃伦顿公园本身的标本集中诠释了沃伦顿公园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大到马鹿、天鹅，小到知更鸟、蜻蜓，各种生活在这五百英亩土地上的生灵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后花园生物多样性”展窗。在这个对于普通英国人家而言再熟悉不

过的景窗中，您能够找到各种平时就生活在自家屋前院后的小生灵们。时不时看到家长带着孩子们在窗前驻留，指指点点，就猜得出来他们一定在饶有兴趣地探讨着近些日子又在自家后院“发现”了什么物种。不用说，当参观过这里之后，人们都会瞪大了眼睛去重新审视那个就环绕在自己周围，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秘”生态圈——您看，生活与科学这不就有机地连在一起了嘛！激发起公众自我学习的兴趣，科普便一点也不难办到！



早先的马厩和仓库现在是博物馆的综合管理与服务中心